

析論楊誠齋詩中的「不寐」與「萬籟」

范寧鵬*

摘要

本文主要乃圍繞楊萬里詩歌中與失眠和失眠所聆聽之聲音對其產生之作用為探析範圍。引發詩人失眠的原因並形諸於筆墨,往往為心有所繫相關,而本文在探究這樣狀態所書寫的詩歌中,除了誠齋之詩學理論及其生平背景經歷外,尚可加入幾個面向作為切入點,分別為:誠齋體,因楊萬里不寐時的創作中具活潑潑的特質與其對靈感的捕捉,這都與其在理論的建構和實踐間互為表裡,故論誠齋不寐詩之書寫,其誠齋體當加入參照;孤獨感,此孤獨感可以是不寐狀態下所生起之孤獨,抑或是因孤獨生萬感而致不寐;時間意識,此當亦於誠齋不寐詩歌中被抽繹出,並加以探析者;此外,本文亦運用西方的空間詩學、心理學、知覺現象學等理論,探析不寐者心靈之動靜與外境對其所起的作用,由此方可見致使不寐者之心與時空所產生的互動、交融作用;此外,筆者於探析誠齋不寐詩時更加入「聲音風景」(The Soundscape),是在對聲音的探討外可延伸的視角,如此可見聲音並不只是聲音,其對於文學家而言自有其風景,甚至更是跨越時空,或使今昔之時空交融於一瞬的憑藉。

關鍵詞:不寐、萬籟、孤獨、時間意識、萬感

^{*} 范寧鵬,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74《文化越界》・第二卷・第三期・2017年12月

The Analysis of "Sleeplessness" and "All Sounds" in Yang Cheng-Zhai's Poems

Ning-Hsien Fan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sounds and its influences to Yang Wan-Li when he was sleepless. The cause of leading poets to sleeplessness and make them write it down that is always about something in their mind, so does Yang. Besides, focusing on Yang's poetics and his life experience, there are other points which could analyzes the condition in his poems, for example, Cheng-Zhai Style, because in those poems which were composed when he couldn't sleep, we can see that they are vivid and that is his style as well, and we also can see how he caught inspirations, these characters are includ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his theory, hence we should refer to Cheng-Zhai Style when we discuss his poems of sleeplessness; "Feeling of Solitary", it could be come from the condition of sleeplessness, or solitary itself could make fixed feelings and cause the poet sleepless; "Time Consciousness"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discussing such a subject; western theories such as "The Poetic of Space", "Psychology" and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are also us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sleepless people's mind and their reaction to space-time of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Soundscape' is another viewpoint to discuss the 'the reaction to sounds to sleepless poet', and we can see that sounds to litterateurs and the sounds itself, could be the scape, moreover, it could be the way to transcend space-time and mingle future with the past in a flash.

Keywords: sleeplessness, all sounds, solitude, time consciousness, mixed feelings

^{*} Ning-Hsien Fan, Master's Degre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前言

據《宋史》本傳載:「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即今江西省吉水縣)。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之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而其詩歌及文章著作則編為《誠齋集》。

前人對於楊萬里文學上之研究主要在其詩論與詩歌,而爬梳與本文相關之研究有:周裕鍇先生指出,楊萬里逐步建構的詩學理論「誠齋體」,乃六朝「感物說」的回歸甚至是強化,²錢鍾書(1910-1998)先生讚其「活法」有「不讓活潑潑的事物做死書的犧牲品」之特質,³以及熊海英先生從誠齋體主於趣的審美核心之探究,帶出楊萬里「觸景得趣」的「興」詩法,與歸納「趣」美和「誠齋體」的藝術表現特徵;⁴而關於誠齋之自然詩歌書寫,淺見洋二先生有其關注到楊萬里山水詩之擬人化,與山水交流、交感之現象的論文,⁵還有研究者從楊萬里的「詩意識」去剖析其內在於「沉醉」與「孤獨」間所承受的巨大矛盾之痛苦。6上述的研究皆有助於筆者梳理誠齋體、誠齋詩之特色及其脈絡,並由此以開展本文所欲探究之「不寐」與「萬籟」,對於失眠者楊萬里的詩歌所起之作用。

而在進入正文論述前,尚須略微了解楊萬里的「誠齋體」的特色, 這可為探討其不寐與萬籟的詩歌時提供更多的視角以挖掘其表現手法和 文字背後的內涵。楊萬里的誠齋體用字活潑淺白,其為詩一生都在求變,

¹ 于北山著、于蘊生整理。《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9 月第一版,「附錄二」,《宋史》本傳,頁 745。

²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頁131。

³ 錢鍾書。《宋詩選注·楊萬里》。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9月增定本,頁220。

⁴ 熊海英。〈詩歌審美範疇的全新開拓——論「誠齋體」主於「趣」〉,《江南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1卷第3期(2012年5月),頁100-105。

⁵ 淺見洋二。〈蘇軾及楊萬里詩中山水的擬人化〉。《政大中文學報》第 26 期 (2016 年 12 月), 頁 5-26。

⁶ 王峰。〈詩意識的沉醉與孤獨—誠齋詩之「詩」及「詩人」意象疏議〉,《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0卷第5期(2009年5月),頁19-23。

如宋末元初的方回(1227-1307)《瀛奎律髓》卷一評楊萬里之詩為「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變。」「而《桐江集》卷三又謂:「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為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潛歸志》卷八載,李屏山謂楊萬里詩:「活潑剌底,人難及也。」。這是他在追求詩歌藝術的路上所做的各種嘗試之實踐,與宋代江西詩派鼎立平視的誠齋體也應勢而生。此外,再看到楊萬里對於詩歌的功用一一矯天下,以及其所偏好的詩味一一微婉顯晦,此二者不僅是誠齋對詩歌審美之品味,也是他肯定的詩歌於現實關懷上之意義。故由此創作態度扣回本文主題:「析論楊誠齋詩中的『不寐』與『萬籟』」,將這個在詩歌創作上具積極求變的特質,與人最易感孤獨的不寐狀態相連結,以探誠齋在失眠或眠覺後的不寐,及在其不寐時身處之環境與聲響於其心靈產生之撞擊,而如此則可從詩人自我與外界的凝視、互動與書寫,以觀其好似「從內逐外」,卻又回到「由外以築內」的過程中,看見詩人之自覺,此亦可視作誠齋在生命中一而再,再而三突破求變的推動因素。

而在不寐時,人所要面對的便不離此三種必要的狀態:獨處、意識中沒有別人的涉入、帶有自省性,當一個人處於上述三種狀態,而又經歷一段時間之後,毫無疑問可以被冠以「孤獨」。10這個孤獨並不等同於寂寞,它只是一個無情緒的客觀狀態,此不同於寂寞中帶有不甘願的負面情緒。是以,在孤獨的狀態之下,詩人所面對的是聲響、空間,此時他所面對的景致已非純然的、無意義的畫面,在聲音的滲透下,「聲音風景」(soundscape,簡稱「音景」)便呈現於詩人所處的空間中。此理論為加拿大作曲家 R. Murray Schafer 所提出",此中牽涉的包含文化、意象、

⁷ 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引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6冊),卷1,頁14下,楊萬里〈過揚子江〉詩之批註。

⁸ 元·方回。《桐江集》卷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235。

⁹ 金·劉祁撰。《潛歸志》卷八。臺北:華文書局,民 58 年,頁 203。

¹⁰ Philip Kock 著;梁永安譯。《孤獨》。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6 年,頁 21。

¹¹ 参其著作:R. Murray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Originally published: New York: Knopf, 1977。

記憶、社會之音,由此種種而作用於詩人之心靈並生別樣氛圍,亦是本文在探究失眠及聲音對詩人之影響部份,所引用的另一個切入點。

在聲音的作用下,詩人的創作便易接著牽涉到這兩部份,分別是心理學大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所提出的「心理模式」和「幻想模式」,前者「來源於人類有意識的生活——例如艱難的經歷、強烈的感情、苦難、激情和普遍人類命運等等……,它們的內容總是來自於自覺的人類經驗的領域,是來自生命的心理表層,如說教詩、大部分的抒情詩以及悲劇和喜劇都屬此類。」¹²而幻想模式則「來自人類心靈深處的某種奇異的事物,它是超越人類理解力的原始經驗,人類因自身的軟弱而容易屈服於它。它也可以是一種超出我們理解範圍的啟示,或者是一種難以言表的美麗幻想。」¹³此二模式,也在誠齋的不寐詩歌中容易被迸發出的。

此外,本文亦運用知覺現象學與空間詩學,作為討論誠齋不寐詩創作之視角,此乃因過度依賴視覺之人類,往往忽略聽覺、觸覺於人的某些時刻中,其作用更勝視覺。而在百無聊賴的失眠夜及一成不變的視覺景像前,更能勾起文學家的知覺往往為聽覺、觸覺和心覺所取代,此為其意識賴以於時空中穿梭往返之憑藉。

除了關於不眠夜晚中揮灑富想像力之詩歌,尚不可忽略誠齋〈詩論〉中提出的詩歌「矯天下」的功用。他對國家社稷之關注、民族階級之凝眸,此滿溢的儒者情懷即其人格之基底,也是在他詩集中的雖比例不多的社會寫實詩,卻篇篇皆為佳作之故。是以,人之不寐簡而言之即為思慮所擾而難成眠,在其不寐詩歌中亦不乏見此類情志之作,而這部份的詩歌當可歸於其心理模式之書寫。而幻想模式之書寫,則不得不與其貴獨創,講透脫之以活法作詩相參。周汝昌先生稱誠齋之活法是一種奇趣,這種活勁兒,就是他的首創和獨擅,而誠齋詩的「活法」,除了包括著新、

¹² Carl Gustav Jung 著、江國權譯。《人、藝術與文學中的精神》。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頁112。

¹³ 同上註,頁113。

奇、活、快、風趣、幽默幾層意義之外,還有一點,就是層次曲折、變 化無窮。¹⁴而這樣為詩之法,亦可見於誠齋體詩歌之奇異想像力。

而本文雖旨在探討不寐對楊萬里思緒的攪動,然當他不寐時,他所 掛懷,所憂慮者為何?此部份的探討,筆者不僅從誠齋詩歌本身切入, 亦將誠齋的詩論納入作為輔助及參照,這不僅顯現其對自己詩論在創作 上之實踐,亦可梳理誠齋於不寐的夜晚中,其思緒和目光焦點所圍繞的 時空,及其對當下這段「多得的」時間之體驗。

一、孤獨鄉逢不眠人

楊萬里在作於六十歲的〈誠齋荊溪集序〉一文中寫道:

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是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15

此文是楊萬里晚年對於自己學詩、創作的回顧,及其一變再變最後 建構出誠齋體的經過。而從引文扣回誠齋不寐詩歌之創作,這兩者相似 之處即在於「多出的時間」,然此中是有差別的。平日得閒教人喜聞樂見, 但夜晚不得眠則往往因多思多慮,抑或眠夢受擾致失眠,而後者的情況 下使詩人在深夜,旁人皆睡的情況下得到這天中突然多出來的時間,這

¹⁴ 南宋·楊萬里撰、周汝昌選注。《楊萬里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5、頁7。

前宋·楊萬里著、王琦珍整理。《楊萬里詩文集》:〈誠齋《荊溪集》序〉。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263。

無疑將他拋入一塊孤立的場域,也促使自己與自己對話。雖然不寐往往 是個人的事,即便周圍亦有失眠者,然彼此若無交集,則亦只是各自沉 入自我的心靈風景中,互不相干。

無論不寐的狀態是出於自願或非自願,這段時光便易使人產生隔絕之感,「睡鄉幸有閒田地,不放詩人僦一居」(楊萬里〈不睡四首〉其四), "那是一個「壁壘分明」,讓人自覺自己被世界所遺漏的時刻,此刻或許會生起帶有負面色彩的寂寞之感而自憐自傷,然而,這只是「或許」,因 更能確定的是被外界獨漏而生之「孤獨」之情。

在孤獨之時,人的感受未必只有遺世的寧靜,反而可視為一份餘閒 與自由。此刻,是思緒和身體能與外界交感之狀態,也是自己能因「獨 身」,不受人情、社會之羈絆,不需再保持對外界人事物之敏感,而能將 自我對外界之主導權重新納入麾下,此際,不眠人與外界絕非後者臨駕 前者,而是前者統御後者,抑或彼此為互涉的關係。故在孤獨之中,外 圍聲響、氣味、人事物皆依然存在,然而他們因時間之故,而以另一種 不會涉入不寐者(孤獨者)的面貌存在,如眾人皆睡我獨醒,故觀察者 (創作者)與被觀察者(素材)之別即刻明晰。

若討論失眠人之孤獨,再加入《莊子·逍遙遊》中此段來看:

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 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¹⁷

由此視之,他們即同列子一般,列子能行仍不能離風,而不寐者的 自由終須依憑孤獨方能得之,而這個孤獨,托出的即是外界的干擾在此

¹⁶ 同註 15,頁 738。

¹⁷ 莊子著,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木鐸出版社,民77年,頁17。

機緣下之被濾,而在孤獨中得到的自由,亦非全然之自由,因為雖或許能忘記「功」與「名」,卻無法忘記自己。他們在不寐中進入孤獨的世界,雖得到餘閒,擺脫束縛,卻無法擺脫開始純然地涉入外界事物和生起各種思慮的自己,如誠齋自言:「閒心幸自清如水,萬感還從不睡生」(〈不睡四首〉其二),¹⁸誠齋不寐詩篇中的從小我到大我關懷、勃發之奇想,便皆是圍繞於此而生。

當人在不寐中忽然得到進入孤獨鄉之機會,當他可任意調整自己行動與思慮的緩急時,此刻他選擇做什麼?選擇思考什麼?選擇關注什麼?都最能體現其人格特質和生命的格局與厚度。當他無法離開自己的意識,他所受到的不只是表層情緒之影響,更會受到心靈最深最幽微處,那平日難見的意識之作用,不自主的攪動此刻不眠詩人之內心,使之形於詩篇,像是願望,也像是對未來的預言或指引。

楊萬里對國家社稷始終懷抱強烈的使命感,他對民族階級間的衝突矛盾,對底層人民之同情關懷,皆縈繞於其一生,雖就作品的比例視之,如周啟成先生所言:「在《誠齋集》中反映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表現詩人愛國憂民之心的詩大約有一二百首。應該承認,數量是少了點,在現存的四千餘首之中只占極小的部份,但是,楊萬里這部分作品的品質很高,無論就思想高度還是藝術水準說,在集中都是精光難掩,引人注目的。」"是以,即便在誠齋不寐時,這樣的情懷亦始終縈繞於其詩篇中,如在三更仍未眠的〈夜讀詩卷〉中,對於自己幽微難顯之愁緒表達,藉「秪有三更月,知予萬古心」來抒懷;在〈夜雨曉發橫岡〉言:「醞造通宵雨,殷懃數日風……老農私獨喜,不羨去年豐」,此詩不禁教人連想到杜甫的〈春夜喜雨〉,然而詩篇最末帶出的是誠齋從雨連想到農人,而農人之喜亦使誠齋為之心寬愉悅;在楊萬里因迎候金國使節而失眠所作的〈迓使客夜歸四首〉其四:「清愁舊覺天來遠,寒夜新添歲樣長。不是傍

¹⁸ 同註 15,頁 738。

¹⁹ 周啟成。《楊萬里和誠齋體》。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 82 年,頁 134。

人俱欲睡,老人無睡亦何妨。」20

雖說從目前所見楊萬里的書不寐之詩,閒情之喜遠不及懷愁和懷民 之思多,然這些詩篇情感寫至沉鬱處,亦易使讀者連想至杜甫,抑或可 謂上承「《詩三百》之遺味」的詩歌傳統。楊萬里在〈詩論〉對於詩歌之 功用便有言:

> 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鉤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 隨以繑,夫安得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於媿,媿生於眾。 媿,非議則安,議,非眾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 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於是舉眾以議之, 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斯繑,矯、斯 複,複、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寬乎?聳乎其必譏, 而斷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²¹

〈詩論〉之「詩」所指雖為《詩經》,然亦可將其理延伸至所有詩歌,故在其觀念裡,詩歌不僅具教育意義,其創作本身,便具有很深的「有所為而為」之目的性和功用性,此意義是指向大眾。故若將此概念實踐於不眠夜的書寫時,便更易因此而察其憂之源。而在不眠夜,迴盪在楊萬里心中的是他長期浸染的儒教,是中國詩歌長流下的傳統,那上千年的聲音和情感,形於紙所現的更是不受時間限制的民族性,而此特點,即如榮格所言: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再也不是個人,而是整個民族;全人類的 聲音在我們心中回響。單獨的個人不可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除非借助於某種我們稱為理想的集體表象的力量,這些理 想把個人的自覺意志難以達到的、被隱藏的本能力量釋放出

²⁰ 同註 15,頁 175。

²¹ 同註 15,頁 1318。

來。……它使我們激動的力量不是來自於象徵,而是來自於我 們本國領土的象徵性價值。²²

這可視為楊萬里「不寐」詩背後萬咸之基底,以及產生萬咸之源頭。

二、雨點聲催不眠人

「時間意識」幾乎是縈繞於所有失眠者腦中的魔音,那是出於因失眠而生之焦躁,抑或是遁入了時間之軸當中,思緒在過去和未來間擺盪,而當下,則是此二者之間的過渡。然所謂的當下,並非靜止不動,而是不停地往前推進,故相比之下,未來與過去則像是靜止的狀態,而動態的當下,在浮動的思緒中所湧現的則是不停翻飛之萬感、回憶和期想,而這些思緒和情緒,都是圍繞於過去、現在、未來之間。

因失眠所生之孤獨,雖可引人生萬感,卻未必能輕易啟動詩人對時間的意識,故人當此際,若受較規律性之聲音的作用,則可藉聽覺而感受到時間的步履。那些關於遺落在回憶中之人事物、關於正在流逝的有限生命、關於無有可與時間對抗之力氣、關於曾經停留過的某一地等種種念想,皆易於此刻湧上心頭。

對於時間的關注,是在於其「流逝」的本質,而「嘆逝」與「思舊」 之情亦因之而生;面對這兩種難以擺脫之情感,便使人陷入「追憶似水 年華」之情境。而人在此情境中,雖嘆雖思,卻未必願將之追回,故從 時間之聲進入過往之境而擺脫現實時空,當再回神時,或為流逝之聲所 拉回,抑或回過神來惟一聽見的聲響即是流逝之聲。

而流逝之聲也是計算「當下」往「未來」的距離,而此計算在每一次發出的聲響中,便意謂兩者之間的距離更近,此中所帶出的是對所欲完成之理想(或任何事物)而生的急迫或無力感,此景在當人身處逆境時最易顯見,人亦會因此般計數之的聲響,而生起對年歲壽命短促之哀

²² 同註 12,頁 102、頁 103。

嘆。故在時間之聲中,所有聆聽得見的當下,無須轉瞬便成過去;而所有的未來,在時間之流中一點一滴被腐蝕,它們漸成當下,再成過往。「時間之箭引起我們內心的恐懼,因為它意味著不穩定和變遷,它所指向的是世界的末日,而不是世界的重新再生。」²³故本文對於楊萬里不寐詩歌之探討,便將具有時間節奏之聲納入討論。

在楊萬里的不寐詩歌中,聲音所勾起詩人對於時間的意識,而雨聲便往往因其鮮明的節奏、聲響,而觸發其心理模式作品之創作,然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猶不可拋卻詩人創作時所身處的環境。在此,且參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空間詩學》的文字:

我們曾經獨自流連其中的家屋、臥室、閣樓,為一個永無止境的日夢,提供了框架,這個日夢唯有透過詩意作品的創造、透過詩歌,才可能完完整整的具體成形。如果我們將所有這些僻靜之處的功能設定為夢的庇護所,我們可以說,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都存在著一間夢屋(maison onirique)、一間屬於夢的記憶的家屋,它失落在遙遠、真實過去的陰影當中。²⁴

加斯東·巴舍拉的這段文字闡釋了一個僻靜安穩的處所,使人能以 詩歌將那些失落在遙遠昔日的過去將之復現。這些失落的回憶片段或許 是不圓滿的,故藉由身在這間夢屋中努力補救,抑或者,即便是歡欣愉 悅卻已經失落的回憶,也能在這間夢屋中淺嚐、重溫失意現實中難以追 回的美好詩意。而回到探討家屋,抑或一些教詩人感到安心的僻靜處, 此刻詩人面對屋外的自然界,同為不眠的騷動,在讀者眼下呈顯出的現 實空間便是鮮明的「內靜外動」。然而從現實空間折返為心理空間,則此 刻的詩人便可能因為外境的聲響,而開啟了夢屋的大門,亦即身在此處

²³ Peter Conveney, Roger Highfield 著;江濤、向守平合譯。《時間之箭》。新北市:藝文印書館,民 82 年,頁 5。

²⁴ Gaston Bachelard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出版,2003年初版,頁78。

而心卻在彼處,此與彼之間的距離則是以歲月來丈量。此外,在如此「內靜外動」的狀態下,因為身處空間之教詩人安心,他便能更放心地使自我為「外動」牽引至某個甚至連自己也未必能意料到的昔日片段,進而發出其詩意作品的創造。是以,在這樣的時刻下,詩人是心為境牽,境融於心,外內之靜與動則一同消融,打亂了時間和空間的次序與分別,如聆聽當下的兩聲,可能聽見的是過去的兩聲,而過去的風兩聲終將再將詩人帶回當下,甚至連接未來,因這樣的「日夢」特性,具備不受時空限制的高延展性,而它予詩人開展的心理空間,便賦予詩人「不由自主」穿梭往來的場域。是以,由此再繼而探論楊萬里不寐詩中常見的關於「兩聲」之書寫,無論是綿綿細雨,抑或傾盆大雨,兩聲之節奏和聲音皆不同,兩聲亦會因時因地而有異,這必為敏感的文學家所意識到,在其心靈中產生別樣風景。

關於細雨之聲,此則易與夢和醉的意象相連結,如其〈聽雨〉中言「歸舟昔歲宿嚴陵,雨打疏篷聽到明。昨夜茅簷疏雨作,夢中喚作打篷聲。」25因為現實兩聲模糊了醒與眠、當下與夢境,更模糊了現在與過去,故半夢半醒,或「以醒作夢」,便是雨中不寐的情境下,最易引人生「思歸」之情的緣由;然此「歸」於詩人即如日夢,它「失落在遙遠、真實過去的陰影當中」,無回去的可能。是以,在得以安眠的環境下卻不寐的夜晚,細雨聲如隱隱干擾詩人思緒的夢之呢喃,這也是為何相對於狂風暴雨聲,細雨聲倒易與夢的意象相連結之因。再由這樣的視角看到關於醉中聽雨不眠之作,如〈秋雨歎十解〉其七:「畫落無聲夜有聲,只堪醉聽不堪醒。簷牙半點能多少?滴入苔階一寸青。」26醉意予人之影響,除了對情感之放縱,便是對平時清醒之意識的模糊,使人墜入另一個世界之中,此詩中對夜雨之不堪聽,原因為何?此或許與此雨之季節「秋」相關。秋是夏與冬之過渡,從綠意盎然充滿生命力的盛夏,過渡到冰天雪地、生意委靡的隆冬,也如同希望與絕望中間的最後微溫,當然,若

²⁵ 同註 15,頁 125-126。

²⁶ 同註 15,頁 127。

以較悲觀之視角來看,微寒的季節迎接的是絕地的寒冷,那樣的困境如同人生的谷底,也教人感到頹喪,如楊萬里〈秋夜不寐〉所言「秋氣侵人冷欲永,不由老境不愁生。」"而秋之寒是由溫度教人感受時間之推進,而秋雨之聲則是時間流動的聲音,是以,聽雨夜放在季節下而觀詩人之不寐,此中之醉,乃藉酒以麻痺傷感。而與驟雨相比,細雨是毋須抵抗,它的溫柔則易使人被捲入夢的世界,抑或是說更易於使詩人將「當下」與「回憶」融合為一之溫存。

除了描寫細雨不寐的夜晚,楊萬里對於驟雨不眠夜的書寫也同樣耐人咀嚼,更可從中去探索在狂烈地打破寧靜夜晚的大雨,不寐的誠齋與環境之「互動」,及生發之感受背後的「惜時」之音。在論述此部份時,且再引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此段文字:

在面對風暴和颶風的敵意獸性時,家屋所具有的護持和抵抗的價值也就轉化為人性的價值。家屋取得了人類身體所具有的物理能量和精神能量。在傾盆大雨中,它鼓著背、挺著腰。當它被情勢所逼,不得不在狂風中彎腰時,卻很有信心地及時再挺直腰,一概否認任何暫時的挫敗。這樣一種家屋,在召喚人類的宇宙性英雄主義。它是讓我們能夠去面對整個宇宙的工具。……不論面對什麼狀況,家屋都會幫助我們說:我將會是世界的居民,不論這個世界變成怎麼樣。因此問題不再僅僅是存有的問題,而是能量的問題,因而也就是反能量的問題。28

家屋(或安穩的僻靜之處)予詩人安心,使他在聆聽屋外狂風暴雨的孤獨中,並非處於純然的孤獨,因家屋似戰友,甚至,與其說詩人真的直接意識到家屋撐起外頭嚴峻「情勢」的重擔,更不如說詩人的聽覺承擔著家屋外的「砲雨」聲,或許直接與之奮力對抗,進而生起巴舍拉

²⁷ 同註 15, 頁 57。

²⁸ 同註 24, 頁 116。

所謂的「宇宙性英雄主義」;抑或任思緒與之纏綿,使萬感徘徊於今昔,而此刻,詩人便成為「世界的居民」,而此「世界」,並不只是當下之時空,更包含過往時空的「世界」。而無論是與家屋奮力對抗,還是有家屋作防護單而與外境聲響相纏綿,此時此刻詩人所顯露的形象皆非無可奈何、畏懼、懦弱的逃避者、被動者,也唯有如此狀態,詩人方可與外境呈現為互涉的關係。而在楊萬里不寐夜的雨聲書寫當中,雨聲對於他心靈的觸動主要在於開啟「思舊」、「思歸」的動機。

以下先藉誠齋〈夜雨〉一詩為例,以揭示其於驟雨不寐夜晚之詩作中,所關注之焦點以及觸發焦點的引線,而這部份亦可同樣用來探論誠 齋其他因驟雨而不眠之詩作。

> 幽人睡正熟,不知江雨來。驚風颯然起,聲若山嶽摧。起坐不 復寐,萬感集老懷。憶年十四五,讀書松下齋。寒夜耿難曉, 孤吟悄無儕。蟲語一燈寂,鬼啼萬山哀。雨聲正如此,壯心滴 不灰。即今踰知命,已先十年衰。不知後此者,壯心肯更回。 舊學日疏蕪,書冊久塵埃。聖處與天似,而我老相催。坐念慨 未已,東窗晨光開。²⁹

〈夜雨〉詩的驟雨帶出了兩個失眠的夜晚,一個是被江雨橫隔於他 人與自己之間而生的一個孤立場域,也是詩人的現在;另一個則是萬感 生後而憶起十四五歲之不寐讀書夜,當時窗外亦不平靜,所聞盡「鬼啼」。 從他油然而生的萬感與外頭捲起的懾人風雨乃相連結,體現的是內心的 抑鬱之情。而在詩歌中對萬籟的書寫,無論是風、雨、動物鳴聲(鬼啼), 都書寫以較為沉重陰冷卻狂烈的色彩,在兩個時空之下惟一不變的都是 自己這個「獨醒者」。不同的年歲,兩般的心情,同樣的是那不停卻悄然 而迅速往前推進的時間,也在這樣的速度下接著帶出了第三個「東窗晨 光開」的當下,此刻光明的心境是此詩之第三轉。時間之輪滾動之快,

²⁹ 同註 15,頁 176。

而詩人在此詩中的思緒和心境亦是一境一轉。若先從表現手法來談,這樣的書寫體現了誠齋體中活法的特質,周汝昌先生曾評:「誠齋體活法中之『快』,可從其迅疾飛動是一面,層次曲折又是一面可見。」³⁰對於萬縷千絲的情緒之咀嚼,對於時間之聲的敏感,從外對內的觸動,又從內向外的表現,此中節奏不只是快,賦形於藝術形式所憑藉之靈巧詩心以會意,然上述二者實更包含對於今昔相比下而生的悟,故此三者乃環環相扣,而在面對如此孤獨隔絕的失眠夜,活與悟之激盪,教其詩歌表現出不為世俗情見所拘限,而是活潑潑的生命交織詩情之境界。

此外,回到不寐詩歌中,楊萬里在如此狀態下油然而生的思緒、時間的跨渡及時間之意識,這三者本身的浮現便是出於自己對人生和歷史之疑問,王建元先生的〈現象學的時間觀與中國山水詩〉一文提到:「『人一定要通過詰問而成為一個歷史存在,才能建立自己』;而『自我』要求『存在在開放自己時邁入歷史,把自己帶入並穩立其中』」。³¹楊萬里對於不寐之書寫,本身所深藏的時間意識並不只是圍繞於自己之意識,他所環抱之意識猶包括:當時政治環境、社會問題、民族矛盾等,故最表層也最貼近自己的外界狀態「雨夜」,使誠齋深埋其心的憂慮得到一個可以向更遠方的外界延伸之憑藉。此中,不眠的孤獨夜是引線,兩聲是觸發引線的星火,而燃燒後生起的回憶和隱晦之聯想等種種鬱鬱之情,則是生於靖康之變爆發該年,又飽學儒家思想的楊萬里,終其一生注定得面對和設法對抗的問題。

而〈夜雨〉一詩帶出沉重現實後便遁入了回憶的空間,不同時空卻 同樣身處於被安然庇護的屋子內,以及與之對立的嚴峻外在環境,同樣 籠罩教人驚懼的意象,但當時之心境是無懼,甚至無視眼前阻礙地勇往 直前。誠齋在此詩之心境轉折乃從此「思舊」而生,在面對過去實踐的 初衷,即便聲聲催人縈繞耳畔的時間之聲,在時間的推動下,從當天失

³⁰ 同註 14, 頁 8。

³¹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 Press, 1977, pp.29-30; p.143. 中文譯文引用王建元。〈現象學的時間觀與中國山水詩〉, 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民 73 年,頁 180。

眠的深夜,走入了昔時不眠夜而生之感懷下覺醒,也再回到當下的自己。他從中重整出的「壯心滴不灰」,是時間無論如何無情推進,自己仍舊不改初衷地絕不妥協,這也是自不寐而生之悲劇意識,詩人知道自己對抗的是永無勝算的運行之大化,他無可抵抗地「與時俱進」,也等同此刻看著自己「與時漸逝」。因為個人意識翻轉之快,能使自己的思慮跨越時空的阻隔,而誠齋活法當中的快,也在這一個不寐的夜晚帶出了三個時間點:(一)從充滿被隔絕的意識中品嚐孤獨,繼而生憂愁與沮喪;(二)回憶帶出的年少孤獨卻無畏外頭慘悽之萬籟,展現的是無所畏懼和毫不氣餒的氣魄,猶孜孜矻矻朝理想前行;(三)晨光侵入打破一整夜的沉思,然而,這時心境已不同前二者,但卻接續十四五歲時的理想,而繼續懷抱希望和初心前進。

誠齋雖思舊、思歸,然此詩之思歸,或可以許多不曾真正歸去的歸夢詩背後所體現的意義以觀之。若夢歸是藉夢以行其歸思,而自不寐所生和潺潺流動的意識,它來回流動於今昔,流動於理想和失落之間,此時之夢非眠夢,更接近的是詩人之日夢。吳彩娥先生言:

詩人的夢歸,意念上不是真正要回到過去、回到初始、回到物質的家、回到親人的家;過去已難追回,初始亦難以質變,物質的家、親人的家,固然令人懸念;但精神上的歸宿,人生終極意義與價值的安頓,對於一個懷有理想生命意識的知識份子來說,毋寧是更為迫切的事。所以大多夢歸的詩,縱不曾真正歸去,正弔詭地透露出詩人不願歸、無皈歸、另覓歸的心曲。32

這段論述著眼於記夢詩中的回歸和追尋的意念,雖可帶入誠齋嘆「枕上還鄉枕上回,更更點點把人催」(〈夜雨獨覺〉)³³之無情雨聲破歸夢,

³² 吳彩娥。〈追尋、回歸與超越—論魏晉南北朝詩夢意象的象徵意涵〉。《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七十六期(民國 87 年),頁 147、148。

³³ 同註 15,頁 183。

然在此,本文也欲藉以帶入以略述誠齋不寐中所生之日夢。

在探討「誠齋不寐中所生之日夢」前,必不可忽略誠齋具內省者之 特質,因為這樣的特質,使其詩歌藝術、詩論主張都展現創造力,其詩 集更為人稱道的「一集一變」。這樣的創造力源於誠齋對自我內心之挖 掘,對萬物萬咸之留意,對自然萬象之觀察,此亦反映到誠齋體在山水 風景書寫上所展現之靈動活潑,及其對社稷生民之掛懷。這便是誠齋由 本心出發向外界不斷延伸把捉之道。「內省者的主要挑戰是深入深究自己 的心靈,用一種他人通常不會使用的方法來了解自己,不管是做為一個 個人、團體成員的一份子,或是一個人類。」34也因為從內發而生之悟, 使楊萬里在詩歌創作上,並不主張效某體為己之框架,而是不停的變化, 這樣的變化都可能受到時間之早晚、意識的流動、季節之寒暖、創作的 場域……等等之影響而構成其詩歌面貌,故其論詩詩〈酬合皂山碧崖道 十廿叔懷贈「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十古風二首〉其二便言「問儂佳 句如何法,無法無盂也沒衣」之論。當然,誠齋這樣的創作意識和態度, 在對應其不寐詩歌之書寫時,便也展現其萬千樣態。在失眠的夜晚即便 外界或諸多聲響,抑或悄無聲息,但因詩人身處之場域,或許是舟中、 客舍或家屋,而教其無憂己身安危,此狀態便成為了「夢的庇護所」, 能 讓他真正安心地沉入「失落在遙遠、真實過去的陰影當中」之點滴。

因此,回到〈夜雨獨覺〉一詩:

枕上還鄉枕上回,更更點點把人催。雨將苔砌滴到曉,風揀荻 簾疎處來。每到凋年每多感,不教睡眼不曾開。來宵我識華胥 路,莫近茶甌近酒杯。

在外界疾風驟雨聲中、旁人皆入夢鄉而自己卻被逐出的情境下,也因為這個歸不去的夢,詩人內在不由得而生被「邊緣化」,如同一個放逐

³⁴ Howard Earl Gardner 著,蕭富元譯。《超凡心智:大師如何成為大師》。臺北:天下遠見,民 89,頁 145。

誠齋終其一生未曾拋卻其儒者襟抱,雨聲中所激起的時間意識,再由時間意識而生之萬感、嘆逝之情,即便在不眠的雨夜,詩人貪杯求醉,如「來宵我識華胥路,莫近茶甌近酒杯」(〈雨夜獨覺〉)、「燭下看花偏有思,醉中聽雨也無愁。」(〈雨後獨酌〉)³⁶所展現的懶慢之情,似乎是藉酒精逃避時間之催逼,也麻痺自己抱負失落之悲。這亦是為何此類詩歌創作,當中情感複雜深長,其不寐之愁緒更難以理清而一窺究竟,因這與當時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不無關連,而在詩歌藝術表現上,亦與其好微婉顯晦之詩味即將之入於此類詩歌之書寫有關。楊萬里在〈唐李推官披沙集序〉一文中便對此類風格表示推崇:

蓋征人淒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 英,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 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笑談方懌之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 曲,其果弦絕而不可煎膠歟?³⁷

此段補充中可見誠齋心中的「國風遺音」、「江左異曲」、其所偏好之

³⁵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台灣香港澳門暨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選》。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199。

³⁶ 同註 15, 頁 752。

³⁷ 同註 15,頁 1247。

詩歌內涵,以及運用此形式對讀者心靈所起的作用。因為楊萬里心中的「晚唐異味」具有意近旨遠、餘韻深長、旁引曲喻,教人讀之咀嚼再三的特質,故回到他在兩夜不寐之創作,如言「兩聲已遣儂無睡,更著寒蛩泣到明」(〈秋夜不寐〉)、「一生聽兩今頭白,不識春江夜兩聲」(〈光口夜兩〉),³⁸這當中含藏的淒涼和淚水,似是認清昔時理想如幻夢,而對於眼前現實的失望,及未來之不敢寄望,其滿腔悲苦只能託與天為己落下。誠齋之不寐聽兩詩,表面上是出於一己私情,然當中之愁緒和情感所含括的是天下生民,故即便色調較明朗之〈夜兩曉發橫岡〉,其對兩所生之喜,亦是從對農民之關懷而發,回歸的仍是大我之思;即便用字白話,抱怨卻聞來可愛且毫不晦澀的(〈秋雨歎十解〉其十):「不是簷聲不放眠,只將愁思壓衰年,道他滴瀝渾無賴,不到侯門舞袖邊。」³⁹都顯露著他一輩子都未曾卸下的儒家襟抱。

而關於楊萬里因雨不寐詩歌中含藏著儒者情懷的詩例還有:

峽江清空峽雨急,寒聲夜半蕭蕭發。玻璃盆面跳萬珠,一顆一聲清入骨。夢中搔首起來聽,聽來聽去到天明。一生聽兩今頭白,不識春江夜雨聲。 〈光口夜雨〉

雨急點不疏,瓦乾聲可數。滴破江湖夢,合眼無後補。更長酒 力短,睡甜詩思苦。已自不成眠,如何更遭許。

〈夜雨不寐〉40

在〈光口夜雨〉中的「夢中搔首起來聽,聽來聽去到天明」的句子中,彷彿看見〈春望〉中那個同樣心繫社稷生民的杜甫之影;在〈夜雨不寐〉中那被雨點所擊碎的江湖夢,是誠齋深切明白那難以彌補的裂痕,

³⁸ 同註 15,頁 319。

³⁹ 同註 15,頁 128。

⁴⁰ 同註 15, 頁 46。

是從現在到未來的家國巍巍欲墜之事實。因此,急切的雨點,彷彿欲藉一個夜晚跑完短暫的一生,不寐帶出的是詩人的回顧、思舊和嘆逝。嘆青春稍縱即逝,嘆雙鬢斑白卻志不得伸,也嘆那浮生之須臾,這是在不眠雨夜的激情鼓聲中必然生起的惜時感。然而,「惜時感伴隨著憂生憂世的感傷氛圍,其美感信息儲存增拓了後世作品客觀的思想容量與藝術魅力,這種整體性美感效應將社會、自然與宇宙人生盛衰興廢感歷史化,令人在動態性的外界圖景面前頓生蒼涼深邃之感。」"楊萬里曾言「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也對於自然萬象之領悟和化用入詩,使不寐的詩人並非閉門苦思的創作者,此刻與之互動的是昔時的自我、身處的環境與季節,以及外頭的萬籟,這些外物並非「疏離又陌生」的客體,因為它們是啟動誠齋「日夢」的關鍵、「內省」的契機、「論世」的基底,更是被誠齋視為有意識地趕走自己睡意的入侵者。故在這些寫雨夜不眠之作中,亦可見誠齋對此之怨情,如〈秋雨歎十解〉其一便嘆:「雨入秋宵滴到明,不知有意復無情。若言不攪愁人夢,為許千千萬萬聲。」每

三、萬咸還從不睡生

在楊萬里的不眠詩歌中,除了雨聲加諸於詩人心頭上沉重的時間意識外,尚有其他致使詩人不寐之因。此章節主要著墨於觸覺與聽覺,以探那些攪擾詩人眠夢之成因和萬籟,他們對於詩人身體與精神上的影響,使之在詩歌創作上產生什麼樣的心靈風景,都是接下來所將帶入探討者。在進入此章論述之前,且引一段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對於身體和精神的書寫:

⁴¹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83 年,頁 48。

⁴² 同註 15,頁 467。

⁴³ 同註 15,頁 127。

我的身體既是能見者(voyant)又是可見者(visible)。身體凝視萬事萬物的同時,也能凝視自己,並在他所見之中,認出能見能力的「另一面」。它看見自己正在看;摸到自己正在摸;它對自己可見、可感覺。……這種自我卻是從看者到他所看、從觸者到他所觸、從感覺者到所感者,透過混淆(confusion)、自戀、固著而形成,這種自我,掛搭在萬物之間,有正面也有背面,有過去也有未來……44

在失眠的夜晚,因意外而得之「孤獨」,開啟了詩人的感官,此刻, 視覺的重要性已不及白日;反之,聽覺、觸覺對其精神和心靈之刺激與 撼動,使其千思萬念得以迸發,故當此之際,詩人便得縱身時間之軸, 在意識之流中撈取最教其深刻的感受。而無論是對過去的回溯,對當下 的體認,還是由「過去」而向前延伸和建立的揣想中的「未來」,都是由 這樣的「既是能見者又是可見者」的「我的身體」所建構而生的。因此, 於此章,將再分三主題以立論,分別是季節對於詩人之影響、醉與不寐 的關係,以及夜晚除了雨聲之外的萬籟,此三者對詩人意識的涉入。

1. 毒熱通宵誰不寐

在楊萬里的不寐詩歌當中,有幾首皆在夜熱不寐的情境下而生,當中有語言活潑、充滿想像力的創作,也有略抒閒情,清麗自然之音。在關於這些以夏夜為背景的詩歌中,楊萬里所展現的情懷常常是較為活潑的遊戲精神,抑或感受當下與萬物互動之閒情。而關於季節對詩人心境之影響,是讀其不寐詩歌中不可忽略之處。

春秋短而夏冬長乃中國自然風土的普遍現象。因為夏季草木蒼翠, 生意盎然,其炎熱之季節特性,即便雖然入夜,暑熱僅是略消而仍易教 人難以入睡。然而,也因為上述特性,夏季予人之感並非絕望,其季節

⁴⁴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龔卓軍譯。《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 年,頁 81、頁 82。

持續之長,更淡化了詩人的時間意識,降低了強烈的悲哀惆悵萬感之萌生,而詩人當此之際,他沉入的更易為現實之當下,或者其想像之境中。 以此作為例:

毒熱通宵不得眠,起來弄水繞庭前。大星跳下銀盆底,翻動琉璃一鏡天。

〈入郡城,泊文家宅子,夜熱不寐〉45

因夜熱不寐,一天中莫名多出的時間和餘裕,也因不甘寂寞之情而 生遊戲之想,這使詩人從當下之月得入幻境嬉遊之因。而此作的用字與 意象之奇,使凝滯難耐的夏夜變得活潑可愛,頓顯誠齋詩歌活法下之新 奇與幽默,如「大星跳下銀盆底,翻動琉璃一鏡天」,不只是視覺摹寫, 亦是藉視覺摹寫暗含的聽覺摹寫帶出讀者想像中的聲音。而詩人與夏夜 的關係,從溫感對身體的作用,於這一日莫名多出的時光中而生之創造 力,致使詩歌中洋溢的情調,也與此季節之勃勃生意相呼應,故易展現 誠齋體中之平易之美亦奇趣可愛,此亦如其〈夏夜玩月〉中的月如人更 如友,如伴更如戲,這便是在書寫夏夜詩歌中易生之諧趣之情,也是其 夏夜不寐所作的詩歌情韻,教人讀來感到親切討喜之故。 另外,再看到以下三首詩作:

夜熱依然午熱同,開門小立月明中。竹深樹密蟲鳴處,時有微 涼不是風。

〈夏夜追涼〉46

火老殊未熱,兩多還自晴。暮天無定色,過鳥有歸聲。坐久人 將睡,更深月始明。素娥欺我老,偏照雪千莖。

⁴⁵ 同註 15,頁 656。

⁴⁶ 同註 15, 頁 88。

〈夏夜露坐二首〉其一⁴⁷

船中新熱睡難成,聽盡漁舟掠水聲。不分兩窗窗外月,如何不為別人明。

〈夜泊平望終夕不寐三首〉其一48

在上引三首作於夏夜的詩歌中,或許其基底情調各不同,有閒情亦有愁緒,然而即便是催人的思老還是愁思,皆非以「絕對」及「徹底」的形態鋪展,而仍有一些轉圜的幽默,尚有予人喘息的空間。如在平淡有味的〈夏夜追涼〉中,詩人對於夏夜難耐的熱燥,卻因明月及竹深樹密中的蟲鳴之涉入,使其心得靜而再得那非風而生之「涼」。此作雖為七言詩,然其情致風韻,卻與《誠齋詩話》中評:「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⁴⁹甚一致也。接著,再看到〈夏夜露坐二首〉其一,此作雖有思老的時間意識,然而其情感亦非難以教人負荷的沉重,反而帶著幽默的語氣,以誠齋體中好用之擬人化方式,帶出自己對年歲之感,也以白雪為白髮之形象,在不眠的夏夜中,增添了一些涼意,無論是在味道上調合了詩中之熱,抑或因此熱不寐而時間流動緩慢的夜晚,使詩人之「感老」之情並不強烈,反而還著上了輕盈的詼諧彩衣。

而最後看到同樣因夜熱不寐,場域卻變為浮在江上行進的客舟中, 〈夜泊平望終夕不寐三首〉其一相較前面所引的兩首詩,此作的情感是 更顯深沉的,然在直接進入論述前,本文且先引《音景》(原書名: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中的兩段 文字來試探因熱難眠與水聲對詩人的影響:

⁴⁷ 同註 15, 頁 733。

⁴⁸ 同註 15, 頁 223。

⁴⁹ 周滿江、張葆全主編,蔡鎮楚、胡大雷等著。《宋代詩話選釋》。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95。

水未曾死去,它永遠能夠以轉世成雨、汩汩流動的溪水、瀑布、泉水、打旋的河流和深沉且悶聲作響的河流。……河流的世界說著他們各自的語言,梅里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輕柔呢喃,迴旋般的,低沉的,向下游流去親吻岸邊,這是梭羅的安眠藥。50

於寧靜的暹羅河,威廉·薩默塞特·毛姆發現一種「強烈的平和感」只偶爾在歸家人划漿時所發出之輕柔的飛濺聲響給打破。當我在夜中醒來時,我感到微弱的動作,就像輕微搖晃的船屋及聽到輕微的汩汩流動的水聲,就像東方音樂的魅影跨越的不是空間,而是時間。⁵¹

這兩段引文中揭示了平靜溫柔的水聲是安眠藥,是帶著人們入夢鄉的使者,因為這樣的聲音魔力,它使聽者得以安心地憑藉這樣「強烈的平和感」,而膽敢去跨越時間,也在這稍有聲息的溫柔外界中,得為自己行為所製造的悄無聲息。然而,回到〈夜泊平望終夕不寐三首〉其一,此詩之「新熱」,頓時一轉為打破此「理所當然」的自然界溫存之程咬金,也是開啟詩人接下來為外界觸動而生萬感之根本原因一一不寐。在猶有熱氣下的安穩環境中,柔和卻不間斷的漁舟掠水聲,此刻將詩人帶入的已非現實的空間,而是心靈的和時間的場域之中,因此也帶出詩人的千思萬感,一個懷抱愁緒的失眠夜晚。這是聲音給予詩人的風景,由於因其所生之影響,詩人之思緒亦如同無盡迴旋的水聲,不停地於時空上擺盪,從現在穿越至過去的美好或不圓滿的點滴,也從過去作為立基點再往未來前進,而當中從過去到未來的往返是不會停留於「現在」的,因為沒有所謂的「現在」,所有的「現在」都是不斷向前推進地運動著。是以,不眠的誠齋所面對的月光,它所具有的永恆性,才是在教人感到時

⁵⁰ 同註11,頁18。中文為筆者自譯。

⁵¹ 同註 11,頁 19。中文為筆者自譯。

間流動緩慢的熱氣中、平靜的水聲中,真正突出打破凝滯思緒的關鍵, 月光的永恆性和普遍性理應最為公平與無私,然而它穿不透的是落空之 期望、不被填補的現實的「歸人之思」。此詩從感熱之攪擾眠夢的觸覺, 到失眠時永無止盡掠水聲的聽覺,此二者之一致性和穩定性,不似看上 去有「偏私」之月光,故月光之突出便是此詩之轉折,是突破凝滯之平 靜的嘆息,也是此詩有味之處,即如《誠齋詩話》之主張:「詩已盡而味 方永,乃善之善也。」⁵² 或許,楊萬里不眠詩歌教人讀來饒富餘韻之處, 也在於縈饒於失眠的他的萬想千思直至詩盡筆停仍未完結,仍於無盡的 時空中來回擺盪而成永恆。

2. 醉夢初醒胡不寐

《莊子·達生》有言: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 選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平?⁵³

而在《禮記·樂記》亦言:「酒食者,所以合歡也。」⁵⁴故從古至今,無論儒、道,皆肯定酒對於人及其精神所產生的作用,於儒家而言,飲酒者若不流於「顛覆厥德,荒湛於酒。」(《詩經·大雅·蕩之什·抑》), 55皆不違於「酒德」。酒能使人之精神得到暢快,教人因酒精之作用而回歸本真,這是儒道二家皆肯定的,此亦為杜康總為文士大夫擁戴之因。但「由於酒精本身的毒性,也由於人類社會存在的複雜的物質因素與精

⁵² 周滿江、張葆全主編,蔡鎮楚、胡大雷等著。《宋代詩話選釋》。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66。

⁵³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636。

⁵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喪服小記~樂記》。臺北:臺灣 古籍出版有限公司,民 90 年,頁 1285。

⁵⁵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唐·龔抗雲等整理。《毛詩正義·大雅》。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民 90 年,頁 1368。

神因素的影響,酒給人們帶來的,絕不僅僅是快感和歡愉,而同時也有 悲哀和災難。」⁵⁶故回扣到楊萬里的創作中,關於其不寐與醉連結之詩篇, 所散發的往往非歡快之情,反之,往往是難以言喻的悲哀與傷感,而這 當中連結的或許是眼前之國勢、漂泊的自我,以及那些說不清的愁緒。

> 蟲聲兩岸不堪聞,把燭銷愁且一尊。誰宿此船愁似我?船篷猶 帶燭煙痕。

〈丁酉四月十日之官毗陵,舟行阻風,宿椆陂江二首〉其二57

在此作中,兩岸不絕之蟲鳴,此聲對於誠齋心靈之攪擾,亦在於它 將詩人釘牢於現實之處境,即便不願動身再赴外地做官,亦身不由己, 故此刻之酒,所盼望覓得之醉,實為「銷愁」而發。由此亦可見,醉鄉 是文學家能從煩悶抑鬱逃脫而入的桃花源,而思慮甚繁難成眠之夜晚, 藉由酒力暫得之麻痺和快意,便是誠齋所希冀者。

對於此刻之心理狀態,再引一段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悲劇的誕生》的文字相參照:

酒神狀態的迷狂,它對人生日常界限和規則的毀壞,其間,包含著一種恍惚的成份,個人過去所經歷的一切都淹沒在其中了。這樣,一條忘川隔開了日常的現實和酒神的現實。可是,一旦日常的現實重新進入意識,就會令人生厭;一種棄志禁欲的心情便油然而生。在這個意義上,酒神的人與哈姆雷特相像:兩者都一度洞悉事物的本質,他們就覺得,指望他們來重整分離崩析的世界,乃是可笑或可恥的。知識扼殺了行動,行動離不開幻想的蒙蔽……58

⁵⁶ 劉揚忠。《詩與酒》。臺北:文津出版社,民83年,頁10。

⁵⁷ 同註 15,頁 137。

⁵⁸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著、周國平譯。《悲劇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城

關於誠齋的不眠與醉之詩篇,雖可見其藉酒醉去對抗現實之沮喪,將自己「過去所經歷的一切都淹沒」在迷離恍惚之中,期藉醉夢去重溫過去的美好,然而,當這一切因期望之未在醉夢中得到滿足的復醒後,詩人所面對的落寞和鬱悶則更為深刻,亦使當下更教人難耐。「知識扼殺了行動」是身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誠齋對於現實的體認,而「行動離不開幻想的蒙蔽」便是他無力可迴天而深抱憾的心情。故在誠齋書寫飲酒與不寐的詩篇中,其所著重的並非由醉而躍入之理想幻境,反而更多的篇幅是著墨於「醉醒後」之不寐,而其中的情感則愈發抑鬱深沉。再看以下三首詩例:

醉去昏然臥綠窗,醒來一枕好淒涼。意中為許無佳況,夢裡分明到故鄉。淮水打船千浪雪,燕鴻叫月滿天霜。山城更點原無準,偏到雞鳴分外長。

〈舟中不寐〉59

酒力欺人正作眠,夢中得句忽醒然。寒生更點當當裡,雨在梅 花蔌蔌邊。

〈書齋夜坐二首〉其二60

櫻桃湖裡月如霜,偏照征人寸斷腸。醉裡不知家尚遠,夢回忽 覺路初長。

〈夜泊平望終夕不寐三首〉其二61

清愁無數暗相隨,酒是渠讎也是媒。醉裡不知何處彈,等人醒

邦文化發行,2000年,頁51。

⁵⁹ 同註 15, 頁 485。

⁶⁰ 同註 15,頁 147。

⁶¹ 同註 15, 頁 223。

後一時來。

〈不睡四首〉其三62

如果逃離千思萬感的方式是尋醉夢之鄉,求那短暫之溫存,心靈苦痛之麻痺,那麼,當這樣的冀望卻因忽然夢醒而失去時,詩人此刻面對的是驟然降臨的雙重失落感,其一,為現實所渴望之物事卻不得的失落;其二,遁入夢鄉本為逃避愁緒卻又面對復醒之落寞,而當中所生的漂泊之情,無依之思,都是在這卑微的逃離卻不可得之下更顯濃烈,詩人的痛苦也已無處可躲,而這才是使其更難成眠的原因。

故從上所引的楊萬里之醉醒不寐詩作中,清楚顯見醉夢中的迷狂狀態,「對人生日常界限和規則的毀壞」,這是在起初飲酒時的詩人所欲求之願望,也是願望達成進入夢國後,實行其斬斷現實拘囿之快意。然而,如果當初本抱著只求眼下溫存的不願醒,最後的夢醒才因此顯其殘酷,也更顯其「大夢初醒」背後意涵的沉重。是以,那些「醉裡不知何處嚲」的清愁,便在「等人醒後一時來」以行其對詩人之襲擊和催逼。

另外,關於其醉醒不眠詩歌中,尚有一值得留意的現實場域,可從〈舟中不寐〉和〈夜泊平望終夕不寐三首〉其二,兩首詩作為例。「客舟」中所能得聞之水聲、燕鴻之鳴、報曉雞啼,以及所見之打船浪、如霜月等景,皆不只是誠齋單純使用於詩歌的現實之景,此中所構成的意象,更是其「意識和無意識在瞬間情境中的聯合產物」⁶³。是以,若從這樣的觀點回探誠齋醉後醒來時之所見所感,更不難理解此中之不寐背後所背負的重擔,那是只能回望卻不可得的美好回憶,是內心無處抒的千愁萬緒,也是在現況下難以改變的無奈,更是欲寄託於未來卻不知何處著根的希冀。現實中的漂泊,無論是江上之客舟,還是舟中的自己,面對醉夢之鄉的消逝,將詩人從安穩之境拋回了滾滾巨浪不停拍打之常下,此

⁶² 同註 15, 頁 738。

⁶³ Carl Gustav Jung 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11。

襲擊擊得詩人再也難以成眠。而這樣的意涵或許拉回詩人所處的不同場域,卻也易產生不同的思緒和情感,如「夢中得句忽醒然」的〈書齋夜坐二首〉其二,當中的情緒究竟為何,讀者難從字面得知,卻能從更點生寒、雨打梅花聲中,更添那耐人咀嚼之清婉詩味。

由醉與夢開展出的炫目繁花盛景,是詩人所欲沉醉之境,然所有的醉與夢終將清醒,再次清醒之後,外界的聲響、所處之場域、眼見之光影,都會是詩人的心靈於夜晚時惟能聆聽到的最喧囂與真切的當下,也是他不再能逃避入夢鄉時所面對的最大之干擾與羈絆。

3. 聽盡萬籟獨不寐

失眠的夜晚,在眾人俱寂,或獨聞鼾聲的狀態下,此刻自然界聲響的涉入,其攫取的不只是不眠人的注意力,亦是觸發聽覺幻想,墜入詩人的日夢、喚醒沉睡的回憶。夜晚可聞之聲響諸多,如前所述之雨聲外,尚有風聲、禽鳥鳴、江濤聲、蟲鳴……等等。這萬般聲響對詩人心靈產生的撞擊,也因聲音元素之不同,而開啟不同的心靈風景。

風像是海一樣,擁有了無數的聲音變化。……風是一種能強烈 攫取耳朵注意的元素。這是包含觸覺與聽覺的知覺。多麼神奇 也幾乎超自然的是能聽見遠方的風聲卻感覺不到它,就像某人 在一個平靜的日子於瑞士的阿爾卑斯山,能聽見數哩外冰河上 的風越過介於中間靜止的山谷,微弱又輕柔地吹響著。(中文為 筆者自譯) ⁶⁴

從 R. Murray Schafer 揭示風的聲音的多變性,本文進一步探此變化萬千的風聲對詩人之觸動,不再只是表面上能被客觀描述的聲響、皮膚所感受到的寒暖,更包括由此引申出的聽覺、觸覺的撞擊之外對詩人心覺之觸動,而這種種感覺所勾起的正是對現實的不滿與失落。是以,不

⁶⁴ 同註 11,頁 22。

眠的夜晚,不同的場域,不一樣的年齡與心境,這亦可從其對風之描寫 來看,如下之作:

> 作寒作暑無處避,開花落花盡他意。只有夜聲殊可憎,偏攪愁 人五更睡。幸自無形那有聲,無端樹子替渠鳴。斫盡老槐與枯柳,更看渠儂作麼生。

> > 〈夜聞風聲〉65

蕭蕭淅淅荻花風,慘慘澹澹雲物容。欲雪不雪關得儂,得歸未 歸一莞中。

年華縱留春已換,半生作客今何恨。夜來飛霰打僧牎,便恐雪 真數尺強。

催科不抽亦安出,吾民瀝髓不濡骨。邊頭犀渠未晏眠,天不雨 粟地流錢。

〈晚立普明寺門,時已過立春,去除夕三日爾,將歸有歎〉66

《夜聞風聲》在乍看之下,只是普通愁人怨寒風摧花之作,而其所 真愁者何,在詩歌中亦難明瞭,而據周汝昌先生言,此詩是「諷刺當時 自作威福的詮釋者與為虎做倀的幫兇等人」⁶⁷,故此作本身便含藏難明的 言外之音,如同誠齋本身所好的「微婉顯晦」之詩味,然探究此詩味與 風這個自然元素結合所產生的碰撞,尚需回到此詩歌本身之書寫。此作 教人感到趣味者不只是將風擬人化為一個霸道無情且惱人的形象,無論 寒暑日夜都逃不了他的範圍,他對於草木之摧折,只須一揮其無形之巨

⁶⁵ 同註 15,頁 183。

⁶⁶ 同註 15, 頁 8。

⁶⁷ 同註 15, 頁 101。

掌,他的動作只在花落草木枯方可聞,其觸覺之呈現也在草木為其影響下方可感知。如此,風那難以捉摸的本質便為「微婉顯晦」之詩味增其 畫龍點睛之效,更教讀者好奇那欲說還休,語焉不詳的背後所要表達的 情思內涵究竟為何。

再者,書寫風聲必不可忽略使風之形象鮮明,甚至可感其形的媒介,關於此,R. Murray Schafer 提出:「在所有的物件中,樹是最好的暗示,當風掠過時,他們便搖動其枝葉,從此端到彼端。」(中文為筆者自譯)。這樣的情況看到同樣是揭露階級矛盾、關懷困苦人民的〈晚立普明寺門,時已過立春,去除夕三日爾,將歸有歎〉亦是如此。此作從風聲帶出的慘澹外界和詩人之嘆老。現實包圍著自己的寒冷空氣,聆聽到的除了刮不盡的風聲外,還有夜晚來打窗的無情飛霰,此皆使嘆老憂民之心接踵而至,敲碎本可得眠的夜晚。

如果說,雨聲予人感受的是潺潺流動、永無止息的時間意識,此聲與詩人之關係,常似雨乃為詩人有意識地將之納入其心靈場域中之素材,抑或與詩人之精神同時互涉,如「更更點點把人催」(〈夜雨獨覺〉)、「一顆一聲清入骨」(〈光口夜雨〉)、「雨打疏篷聽到明」(〈聽雨〉)……,皆非唐突與意外的涉入詩人之心靈,風聲雖也有如此特性,如「竟夕松風聽到曉,忽明燈火看來昏」(〈十二月二十七日立春夜不寐〉)。。、「窗虚月白清無夢,卻為西風數漏聲」(〈秋夕不寐二首〉其二)。,然風聲尚另有一不同於雨聲之特性,乃因其無形無蹤難以把捉,它的來去和頻率皆難測,故其突然性對於詩人平靜的夢湖所激起的浪花和漣漪,便與雨聲有所不同,如〈夜雨〉的「幽人睡正熟,不知江雨來。驚風颯然起,聲若山嶽摧。」沉睡江雨中,未料驚風破眠夢。當夢醒後再難入睡的不寐,詩人所面臨接連而來的萬感和回憶,也是此類風聲下所始料未及的。

除了風聲,夜晚的諸多聲響尚不可忽略蟲鳴,無論是在室內攪擾詩

⁶⁸ 同註 11,頁 23。

⁶⁹ 同註 15, 頁 776。

⁷⁰ 同註 15,頁 538。

人眠夢安寧的蚊蚋,還是傳自野外、屋外的蟲聲。

每到炎天只願秋,如何秋到卻成愁。官居也有寒蛩語,不似山 間聽得幽。

〈秋夕不寐二首〉其一71

價照趣夕黯,孤燈啟宵明。老夫倦欲睡,似醉復如醒。寸心無寸恨,坦如江海清。秋蛩何為者,四面作怨聲。淒惻竟未已,抑揚殊不平。切切百千語,遞遞三四更。遶砌尋不得,靜坐復爭鳴。有口汝自苦,我醉不汝聽。

〈感秋五首〉其三72

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柰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原自不須多。

〈宿潮州海陽館,獨夜不寐二首〉其二73

在楊萬里含有蟲聲的不寐詩作中,雖可見蟲聲對於詩人情緒的撞擊,往往與季節有關,如〈夏夜追涼〉一詩中的「竹深樹密蟲鳴處,時有微涼不是風」,此遠處蟲鳴之喧囂帶給詩人的不是煩躁,而是平靜,此中原因為何?夏季的生氣勃勃,是萬物與希望最為昂揚的季節,也是感老、嘆逝之情最乾涸的季節。故夏季之長,似是凝結了時間,人在此「眾聲喧嘩」之中所真正要尋覓的反而是沉靜與安然,而此刻,外頭的萬籟正是通往這片桃花源的途徑了。

然而,秋季的蕭瑟、肅殺、凋零之氣,以及其滾滾奔流的時間之聲,它將帶來的是萬物的衰敗與絕地寒冷的降冬。強烈的時間意識、體鳳溫

⁷¹ 同註 15,頁 538。

⁷² 同註 15,頁 437、頁 438。

⁷³ 同註 15,頁 307。

度對心理的影響、聲從漸衰到寂靜之蟲鳴,這些都必然勾起詩人胸中千 愁百慮之萬感。這也是為何誠齋嘆那鳴不停的秋蛩「作怨聲」,教他直想 遙遁酒鄉以避此淒惻之因。而在為官時因為寒蛩聲不禁思念山中歲月的 自在與閒適,故於〈秋夕不寐二首〉其二中散發的是對俗事之不耐與閒 愁;更在〈不睡四首〉其二中這樣寫道:「望後更深月未明,暗蛩凍得總 無聲。閒心幸自清如水,萬感還從不睡生。」「此以「無聲書有聲」,藉 由這片不情願得之寧靜帶出驅走詩人睡眠的萬感。另外,撇開情感較沉 重且複雜的季節下的蟲鳴,誠齋的〈宿潮州海陽館獨夜不寐二首〉其二, 帶出的是如此日常、如此真切且人人都曾有過的煩擾。此詩用字平易、 筆觸幽默,也展露了誠齋體的詼諧。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鳥」意象的使用是代代無窮已。因為鳥具有翅膀,牠們象徵自由、理想,抑或被用以表達思歸、保真等意蘊,而在誠齋的不寐詩歌中,這些鳴禽聲,亦是承繼前人傳統,並開出其時代之鳥意象花朵,且參:

梅邊玉琯月邊橫,吹落銀河與曉星。城裡萬家都睡著,孤鴻叫我起來聽。

〈霜夜無睡,聞畫角孤鴈二首〉其二75

「按南宋人寫到鴈,往往是和愛國心情連繫著的,……此詩亦然。」 "因為民族矛盾、軟弱朝廷,使鴈相連於愛國情懷,而此中之情卻顯得孤獨無奈,宛如眾人皆醉我獨醒,亦使詩人當此之時書寫的不寐詩歌,其清醒寄寓著雙重現實,分別是當下之難眠,以及面對眼下醉生夢死之朝堂的清醒。此作所使用的當時之普遍「鴈」意象,所透露的憂慮,更像是誠齋藉「晚唐異味」而帶出了意近旨遠的言外之意。除了此作之外,

⁷⁴ 同註 15, 頁 738。

⁷⁵ 同註 15,頁 181。

⁷⁶ 同註 15,頁 100。

誠齋書及禽鳴的不寐詩歌,流露的幾乎皆非明朗快意、昂揚勃發的情調, 反而是思歸、嘆老之情,如〈夏夜露坐二首〉其一、〈舟中不寐〉,此中 帶出的「過鳥有歸聲」、「燕鴻叫月滿天霜」、「雞鳴分外長」等句,關乎 的是現實與想望之落差,故詩人之情無法寄於這些能展翅飛翔之鳥而得 解脫,反倒在束縛的現況下聆聽禽鳴外而生想望。

不寐為憂國、思歸卻未(或不)歸,這是誠齋儒者情懷在其詩歌創作上之貫徹,不只是他失眠的原因,也是他在面對時間之流時,其真正所欲另覓可教他、教天下人安頓的他鄉。而由此思之,「嘆老不一定就是消極的,它有時是出於一種很積極的動機,催人珍惜時間,有所作為。」"也是一生從未改變其儒者志節的誠齋在其不眠時聽禽鳥中的意外之旨。

四、結語

失眠的夜晚,楊萬里所面對的不只是鬱積在心中可能尚且模糊不清的萬感,還須面對更直接擺在其眼前、繞於其周身、存在於同個時空中的萬象與萬籟,而這些都是勾起詩人的思舊、思歸之情,面向未來而生之愁喜,又或只是沉浸在當下的萬象之中,讓自己的想像勃發。這種由不寐所能生之情懷,往往以不快多於快意者,而在遁入回憶的空間後,其真正帶出的是對當下和未來最深沉的凝視。在此,且參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復現:閒情記趣〉有一段論及回憶和復現之間的關係:

凡是回憶觸及的地方,我們都發現有一種隱密的要求復現的衝動……我們所復現的是某些不完滿的、未盡完善的東西,是某些在我們的生活中猶未盡的東西所留下瘢痕。……回憶起的事件可以說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重複的過去都是回憶的素材。我們真正忘掉的只有那些「完善的」、完成的東西。……所有能持續較長一點

⁷⁷ 黄海澄文,見《光明日報》,1985年2月26日。

時間的記憶都是為某種令人痛苦的不完善所支持的。78

生命中的「不完滿」和失落,是促成誠齋失眠或醒復難眠的主要原 因,因而這些詩歌顯露出的情調往往抑鬱、沉重或是無可奈何卻不甘放 手,這是以儒者為其生命基底的誠齋在其詩歌所展現的情懷。是以,觀 誠齋之不寐詩,不得拋卻其理學家的身份、所處之朝局、平居生活、交 游往來、民族和階級的矛盾心理……等因素而獨論,他的詩歌甚至詩論, 都是深受其身份和時空背景所影響,包括「微婉顯晦」詩味之偏愛,更 是非細心人難以讀誦之作。由此而觀其詩作,便不意外其詩中之愁表現 得那般隱晦,那般不願言明,使其愁緒予讀者平添諸多的聯想。究竟其 「夢中搔首起來聽,聽來聽去到天明」(〈光口夜雨〉)聽到的到底是什麼 風景?在「素娥欺我老,偏照雪千莖」(〈夏夜露坐二首〉其一)的詼諧 之語下,背後對於時間催人的怨懟是因何遺憾而發?「道是燭花總無恨, 為誰須暗為誰明」79(〈夜泊平望二首〉其二)中,詩人心中的恨究竟為 何?而「倒臥臥不得,起行行無處」(〈感秋五首〉其四)80不只是每個失 眠人的無奈,難道不更像是所有有志難伸者之嘆息嗎?從這些詩例而 觀,誠齋不寐詩篇所貫徹或言說所流露的,不只在其中可見其所好的平 易之味的書寫,亦可見其微婉顯晦詩味的實踐,使「征人淒苦之情,孤 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都 在這不眠夜中悉數聽取。或許,在〈嘲穉子〉寫到的「雨裡船中不自由, 無愁稚子亦成愁。看渠坐睡何曾醒,及至教眠卻掉頭。」 18對於捕捉要睡 又不睡的孩子之神態,讀來教人感到溫馨可愛,而隱沒了詩人本身的羈 旅之愁。在誠齋不寐詩歌題材中,這種充滿慈愛和童趣之作甚少,卻依 舊顯現誠齋體下奇趣妙語、觀察細膩的特質,是故,這樣的特質除了在

⁷⁸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社, 2006年,頁 139、頁 140。

⁷⁹ 同註 15,頁 544。

⁸⁰ 同註 15,頁 438。

⁸¹ 同註 15, 頁 430。

誠齋關注於社會人民國家、自然山水風景可見外,亦體現在其童趣詩歌 中。

誠齋曾言:「句法天難秘,工夫子但加。參時且柏樹,悟罷豈桃花?」(〈和李天麟二首〉其二)⁸²「學詩須透脫,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二首〉其一)⁸³「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其二)從對於悟、透脫、真切地生活的提倡,回頭看誠齋不寐詩歌中萬感的來源,當中的情懷並非醉生夢死,也非百無聊賴,他的喟嘆、思老、回憶、希冀,無不是扎根於現實、他的儒者靈魂、所經歷過的一切,故其誠齋倡言之悟與透脫乃由此而生,真切生活、飽覽萬象則是誠齋體中重生民和貴獨創的來源。當人在不眠下,面對突然多出的時間時,他的所思所感,不只顯示出他的性情、審美趣味,更包含了靈魂最深處的終極關懷,此亦是本文〈析論楊誠齋詩中的「不寐」與「萬籟」〉所欲觀照之意旨。

⁸² 同註 15, 頁 59。

⁸³ 同註15,頁59。

airit

引用書目

- 一、古代典籍
- 〔戰國〕莊子著,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木鐸出版社,民77。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臺北:臺灣 古籍出版有限公司,民 90。
-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唐〕龔抗雲等整理。《毛詩正義》。臺 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民90。
- [宋]楊萬里著、王琦珍整理。《楊萬里詩文集》。江西: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6。
- 〔宋〕楊萬里撰、周汝昌選注。《楊萬里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金〕劉祁。《潛歸志》卷八。臺北:華文書局,民58。
- 〔元〕方回。《桐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二、專著

- Carl Gustav Jung 著、江國權譯。《人、藝術與文學中的精神》。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11。
- Carl Gustav Jung 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1990。
-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著,周國平譯。《悲劇的誕生》。臺北:貓頭鷹 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0。
- Gaston Bachelard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張老師文化出版, 2003。
- Howard Earl Gardner 著,蕭富元譯。《超凡心智:大師如何成為大師》。臺 北:天下遠見,民 89。

-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 龔卓軍譯。《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2007。
- Peter Coveney, Roger Highfield 著,江濤、向守平合譯。《時間之箭》。新 北市:藝文印書館,民 82。
- Philip Kock 著,梁永安譯。《孤獨》。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 86。
- 于北山著、于蘊生整理。《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83。
-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 聯經出版社,2006。
- 周啟成。《楊萬里和誠齋體》。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82。
-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
- 周滿江、張葆全主編,蔡鎮楚、胡大雷等著。《宋代詩話選釋》。廣西: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劉揚忠。《詩與酒》。臺北:文津出版社,民83。
- 錢鍾書。《宋詩撰注·楊萬里》。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
-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 所編:《台灣香港澳門暨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選》。福州:海峽文藝出 版社,1993。
- Schafer, R. Murray.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1977.
- Heidegger, Martin. Ralph Manheim (trans.).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 Press, 1977.

三、單篇論文

王建元。〈現象學的時間觀與中國山水詩〉,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 評》。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民 73。 四、期刊論文

- 王峰。〈詩意識的沉醉與孤獨—誠齋詩之「詩」及「詩人」意象疏議〉。《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30.5(2009年5月):19-23。
- 吳彩娥。〈追尋、回歸與超越—論魏晉南北朝詩夢意象的象徵意涵〉,《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七十六期(民國87年5月):147、148。
- 淺見洋二。〈蘇軾及楊萬里詩中山水的擬人化〉,《政大中文學報》26(2016年12月):5-26。
- 熊海英。〈詩歌審美範疇的全新開拓——論「誠齋體」主於「趣」〉,《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1.3 (2012 年 5 月): 100-105。

五、其他

黄海澄文。《光明日報》。1985年2月26日。